



安卡拉的囚犯

〔土耳其〕苏阿德·戴尔维希著

秦 雨 译



百花洲译丛



〔土耳其〕苏阿德·戴尔维希著

秦 雨 译

安卡拉的回忆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南昌

土耳其
SuatDeRwish 著
Le Prisonnier
d'Ankara
据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版译出

安卡拉的囚犯
〔土耳其〕 戴尔维希著
秦 雨 译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5.556 印张 100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 10110·265 定价: 0.47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当代土耳其著名女作家苏阿德·戴尔维希的代表作。作品描写一个家境贫穷的青年大学生瓦西夫爱上了女邻居兹莱芭，而贪图钱财的兹莱芭却甘心嫁给瓦西夫的伯父。瓦西夫的堂弟努里，由于失去继承遗产的希望，便对兹莱芭进行诽谤。这大大激怒了仍钟情于兹莱芭的瓦西夫。在一次盛怒之下，他失手将努里打死，为此，当了十二年囚犯。出狱后，他去寻找兹莱芭，可是年轻美貌的兹莱芭已经变成相貌丑恶的贪婪的女商人。为她牺牲了一切的瓦西夫又陷入贫困和不幸之中，仍然是一名生活的囚犯。作者在书中有意识地把梦幻和现实互相交替、互相穿插，交织成一段段扣人心弦的篇章。

I

走到了最后一道门，他仿佛觉得有点头昏眼花，这不是由于激动。他什么也没感觉到，什么也没想，脑子里空空洞洞的，灵魂也麻木了。他极其平静——可以说是平静，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切感觉，仿佛他已经死掉了一样。只有他的心还活着，在胸口跳得很激烈。

* * *

十二年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他都在梦想这个时刻，这道一直锁着的门终于打开的时刻。他想象着，这个时刻，一种怎样的狂喜——不是一般的喜悦，而是狂喜——将会笼罩他的全身。他自由了，在被囚禁了十二年以后自由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大门跟前，一个年轻的宪兵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祝你走运。”

他凝视着瓦西夫。瓦西夫站在老地方，显得犹豫和害怕。监狱的大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他在大门外面了。他望着宪兵，想勉强露出一丝笑容。宪兵用亲热的口吻又说道：

“你等什么？如果我有什么要忠告你的话，那就是：赶紧走吧。”

瓦西夫从口袋中掏出一包香烟来，递给宪兵。

“不，谢谢。值班的时候，是不能抽烟的。”

“拿着吧，你过一会儿就能抽了。”

“那就谢谢了。老兄，你倒说说看，你关了多久啦？”

瓦西夫微笑着回答道：

“十二年，七天，又三个钟点。”

“呵！呵！呵！”

这最后的也是最难熬的三个钟点使得这位年轻宪兵笑了起来。他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笑着说：

“瞧你说的，三个钟点，那可算不了什么……”

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一生中从来也没体验过监狱里面的生活，他能懂什么呢？瓦西夫一句话也没说。宪兵又继续说道：

“你受的苦也真够长的了！”

“是的。”

“感谢真主，这一切都过去了。在你的新生命

中，我祝你走运。”

瓦西夫一阵战栗。他是一个刚刚复活的人吗？一个新生命！……每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唯一的一次。他的生命在十二年里早已停止了。他知道，在过了十二年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以后，他将要重新开始过原来的生活了。多少痛苦的年代……他向年轻的宪兵道了别。提着小箱子，向着这座叫做安卡拉^①的陌生城市的市中心走去。

他在安卡拉呆了九年，但是对它一点也不熟悉。他被逮捕后的最初三年是在伊斯坦布尔^②的一座监狱中度过的，判刑以后被转移到安卡拉。现在，他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但是又不愿意问人家。一种几乎是儿童才有的羞怯心理妨碍了他向人请教。他相信，人家只要一听他开口，就立刻能猜到，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谁。他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和别的人不同……他怎么会同他们一样呢？在整整这十二年中，他只离开过监狱两次，那是他生了病被送到医院里去的时候。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走着，自言自语道：

“我是怎样度过这剥夺了自由的十二年，而没有发疯的呢？”这十二年当中，后来的九年要比前

① 安卡拉 (Ankara)：是土耳其的首都。

② 伊斯坦布尔 (Istamboul)：是土耳其在欧洲部分的一个城市。

几年显得更漫长。在诉讼前或者诉讼期间的那三年里，日子是令人难受的，然而并不觉得太痛苦。曾经有过辩论又被撤销了原判，需要进行斗争，他还抱有希望。那时他还有母亲，一位那样勇敢，那样温柔而又可怜的母亲，为了他这个不幸的独生子，她宁愿作任何牺牲，决不退缩。在那三年之中，瓦西夫每天都收到一件表示她在他跟前的东西，一样证明她的无可比拟的慈爱的物件。尽管那些不可逾越的大墙和紧闭着的门把她同他隔离开来，她总在设法让他知道，她永远在他身旁，永远准备象以前他还是孩子时那样地帮助他。她每天都给他送去几样他爱吃的菜、几支香烟或者几件干净的衬衫。

他被判刑以后，给带到了安卡拉。她也跟到这里，好让他感到她还在他身旁，会给他带来勇气。她向他保证，要尽一切可能来实现重新把他转移回到伊斯坦布尔监狱的目的。

他母亲在安卡拉住了一些时候，又走了；原打算再回来的，但几个星期以后就病倒了，死在一所医院的病床上。

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经常对他说：“有一天，你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一个教授；到我年老体衰的时候，你会来照顾我。”

这是一个幻想，一个美好的幻想，由于瓦西夫的过失，这个幻想破灭了。发生那件灾祸的时候，

他正是一个医科大学生，再有两年就毕业了。

为了能阻止这一切不幸事件的发生，他有什么不能给的呢？为了在他母亲临终时能待在她的床边，他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呢？

失去了母亲，对他来说，一切都改变了。一个有人爱的囚犯，永远不能算是一个地道的囚犯……瓦西夫在安卡拉监狱里又关了九年，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他。

每逢探监的日子，监狱里就会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囚犯们都喜气洋洋。他们刮胡须，梳头发，他们还被允许穿便服。如果谁没有便服，就向这个借一件衬衫，向那个借一条裤子，来接待他的客人。遇到这些日子，瓦西夫总是呆在角落里，不穿便服，因为他不用等任何人。然而，每一次当看守叫到一个名字的时候，他的心总跳动得更加厉害。所有这一切，现在呢，都成为过去了。

瓦西夫继续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着。

他自由了……自由了，终于……再也没有墙壁了，那曾经那样严密地包围过他的墙壁；再也没有上了锁的门了，再也没有看守，再也没有宪兵，再也没有手铐了……现在，这一切都已离得远远的，就象那个令人生畏的看守长和那个总是用一副仇视的神气看着他的监狱长一样。这九年来，这些人，有的用这一种手段，有的用那一种手段，都曾

经虐待过他。在他快要离开监狱时，他们却都紧握住他的手，对他说一两句表示客气或鼓励的话。

谁都知道，对瓦西夫说来，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但是瓦西夫自己还不很清楚。他还没充分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囚犯了。他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好几年来，他在那几堵可诅咒的墙壁中，在绝望的深渊里，一心指望的只是死亡。

宽阔的街道，整洁，笔直，两旁矗立着许多外形很相似的五层楼建筑物。一阵音乐声从打开着的窗户里飘荡出来，伴着他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现在正是安卡拉的广播电台播送古典音乐的时间。瓦西夫想到，在看守长的房间中，每天收音机也都是这样的开着。是德捷玛尔教会瓦西夫喜欢欧洲音乐的。德捷玛尔爱好欧洲音乐，囚犯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侯爵”。“侯爵”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很有学问，谈吐和风度都象一个大贵族。他该有六十岁了。胡须总是刮得精光，两只手也保养得很好，即使穿着灰蓝色的囚服，他也可以说是风度翩翩。看他这副外表，谁能相信他是一个杀人犯呢？他杀死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没有明显的理由，仿佛他只是为了喜欢杀人才杀人似的。瓦西夫想：“他将会被处死刑的。”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他自己，是自由了……他不再是在监狱里了。

他总是想到那些事情，想到那些还被关在监狱

中的人，想到那些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二年的可怜的人。在这十二年间，这些同伴换过名字，换过面孔，但是他们始终和他是同类的人，他们组成了他的世界。

“我呢，我也是一个杀人犯！”他全身哆嗦了。他看起来就仿佛是刚刚睡醒过来似的。

在监狱里，在许多别的杀人犯中间，作一名杀人犯并不怎么可怕。但是在这儿，在这个他正在进入的世界中，在所有这些没有杀过的人中间，想到自己是一个杀人犯，他真是难受。

现在他在一条大道上向前走，他想：“我应该找一家旅馆。”

有一个囚犯，从前当会计的那斯米，给过他一个地址。这是一家离阿那法尔脱拉大街不远的小旅馆。他好象又见到了那斯米，那个有一张大大的红面孔的矮胖子。那斯米的嘴角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喜欢讲述他干会计时的寡廉鲜耻的故事。在现在这个时候，那斯米的四周总会围着一小群他的老听众，象穆斯利海代阿甸、高个儿舍佛加第和画家阿尔丹，只是，在这一群人当中，瓦西夫原来耽的位子已经空着了……他昨天的伙伴们今天晚上一定会很忧郁烦躁……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在哪一个人被开释的前夕，囚犯们都很高兴，他们感到很幸福，因为有朝一日他们也会获得释放的。希望使他们兴

奋，监狱里笼罩着一种节日的气氛。到了开释的那一天，一列兴高采烈的仪仗队组成了，伴送着那位得到自由的同伴一直到大门口，大家祝他幸运，前途无限幸福。但是，他一离开，大门关上以后，忧郁就使得所有人的面孔阴沉下来。人们开始暗自计算着自己还要待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子，多少钟点，同时都尽量想法说说笑话，做出微笑的样子。那几个晚上，每个人都感到很沮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监狱中是非常孤独的。走廊和房间都仿佛沉寂得可怕……

瓦西夫完全能够体会这种心情。他多次怀着沉重的心情送获释的同伴，一直送到最后一道门才回来。是的，就在那道门旁边，他们都变得心灰意懒、无限惆怅。现在，瓦西夫心头涌起一阵难受的情绪，觉得撇下了难友，一个人离开，几乎是件可耻的事……

……每天晚上，一到五点钟，那斯米，那个胖胖的会计，就煮他的咖啡。他喜欢送几小杯给同伴们喝喝。今天晚上，和其他的晚上一样，他们又会聚集在那间公用的大房间中，待在他们喜欢待的角落里。在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瓦西夫的离别——以后，他们一定兴奋地谈论开了。谈的自然还是瓦西夫。他们会尽量露出高兴的样子。对那斯米说来，这还是容易做到的，因为他再关六个月就能出

狱了。但是穆斯利海代阿匐还要关上七年，而六十岁的阿尔丹，还要过二十年才能出狱……他还说他始终在等待自由，这个自由是为了他的美人儿才失掉的……

想到那位美人儿，瓦西夫微笑了一下。他常看到“她”的相片，它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阿尔丹的身边。这个不幸的女人，说不上漂亮，可是阿尔丹却热烈地爱着她，在他忌妒到发疯的时候，竟野蛮地把她杀死了。

他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看着来往的行人。“他们立刻就要回到家里，家里人正在等着他们……”他们全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而他呢，瓦西夫，却只有一个在他所不熟悉的城市中的陌生的小旅馆的地址，那里没有任何人在等他。

他没精打采的目光跟随着这些人，心里在想：“我能不能习惯在他们中间生活？”他浑身打着哆嗦。他走了许多时候，觉得累了。他一定得找到那家小旅馆，在那儿度过他获得自由以后的第一个夜晚。“如果今天晚上就去伊斯坦布尔，这可能是一个好打算。”他又自己回答自己：“不，我在这儿逗留一天，好观光一下我呆了这么久的城市；在伊斯坦布尔，也没人等我。”他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感到忧郁了。

他得问一问路。他看看四周，他的目光在一个

等候公共汽车的女人的身上停留了一下子。他不由得激动起来，觉得自己的脸都涨红了。“她多象兹莱芭啊！”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身材瘦长的、皮肤古铜色的少妇，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

* * *

房间里有四张床。

茶房走近窗口，打开了窗户，说：

“您自己拣一张铺位吧，”他说，“不过，左边两张都有人了。”

“我更喜欢靠窗户的这一张。”

“那就定这张吧。”

茶房是个矮小个儿，鼻子尖尖的，目光很狡猾。他移动了一下脚步，仿佛要走开的样子，接着又停下来，问道：

“我想您不是本地人吧？”

“对，不是本地人。”

“这个城市非常可爱……”

“啊！是的。”

“您是第一次来安卡拉吗？”

瓦西夫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答道：

“是的。”

“在旅馆的对面，您会找到一家小酒店……那

里有好葡萄酒和拉基酒①。”

“谢谢您。”

“拐角上，有一家好饭馆……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可以给您去买点三明治来。”

“谢谢，等一会我要出去看看这座城市，再顺便吃晚饭。”

“那就听您的便吧。”

等到这个矮家伙离开了房间，瓦西夫好象感到全身轻松不少。城市，街道，来往的行人，公共汽车都使他感到疲乏。他已经失去了走路和穿鞋的习惯，两只脚都痛了。

他把箱子放在床底下，然后在窗口坐下。他的眼光盯住地上看着。他在那儿坐了好一阵，沉溺在模模糊糊的遐想中。他在监狱里也是这样，在一个地方坐下以后，就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听凭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

等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到房间里已几乎是漆黑一片了。他已经坐了两个多钟头。他心中很不安，自己问自己道：“难道我和其他的人不一样了吗？”

“谁说的，为什么不一样呢？你会逐步地习惯做一个自由的人的。”他又自己回答自己，同时，在他心灵的深处，有一个看不见的瓦西夫，摇着头，用

① 一种茴香酒。

一种低微的声音重复着说：“不，不，全完了，你不会再变成过去的你了，你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了。”

他慢慢地站起来，走近自来水龙头。在嵌在墙上的小镜子中，他看见了一张两鬓斑白、目光忧郁的苍白的脸。“一张囚犯的脸。”他自言自语地说。“难道在我的身体内外将永远保留着监狱的痕迹，我将永远不再是过去的瓦西夫了吗？”但是，那个从前的瓦西夫又到哪儿去了呢？今天的瓦西夫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个曾经毁坏过他一生的人……在他的记忆中，那不过是许多影子其中的一个非常淡的影子而已。而其他那些影子今天也很模糊了。他不能理解：他——今天的这个瓦西夫，应该是那个变得使他感到那样陌生的瓦西夫的继承者。他不懂得：是怎么样的动机和感情逼得那个人走到疯狂的地步。对于那一个瓦西夫，他既没有仇恨，也没有怨言；谈不上怜悯，更谈不上同情。

然而他深深地相信，把那一个瓦西夫推向不幸的那种感情至今还常常在他心头激动。为了使自己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克服痛苦，这种信念对他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说以前的那个瓦西夫曾经饱受痛苦，那么现在他至少得到了一个安慰：他可以对自己说：“我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将它献给兹莱芭了。”

但是当他重复这几句话的时候，今天的瓦西夫知道，他已经不再具有与昔日同样的热情和信心了。他没有一点美丽和纯洁的地方可以奉献给兹莱芭了。当问题关系到为了兹莱芭的时候，生命和前途又何足轻重呢？瓦西夫还很相信：这种为了兹莱芭所作的牺牲要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有价值。他牢牢地记着把从前的那一个瓦西夫和兹莱芭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热情。此外他再也找不到什么力量可以支撑他的不幸了。

他把他的一切，把他的青春和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都献给了兹莱芭。他热烈地忠诚地爱过她，并且也常常以同样的强烈感情来努力克制自己对她的爱慕。现在兹莱芭在他的思想中只是一个轮廓模糊、几乎是飘忽不定的影子，总之，跟他自己所保留的以前的那个瓦西夫的印象几乎差不多。过去，他很喜欢追念她：微笑时露出一副珍珠母似的牙齿；响亮的、快乐而诱人的笑声，如今还荡漾在他的耳边；纤美娇弱的腰肢，仿佛依旧在他的眼前弯下来似的；两条腿又长又直；一对热情的大大的黑眼睛，就象伊斯坦布尔的夏夜的天空，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星星一样的光芒和允诺……

但是现在，他怎么也回忆不起从前的兹莱芭，她的容貌，她的形态，她的姿色……